

晦菴先生文集

五十三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
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
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
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
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
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
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金纜
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
西谷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
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
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
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
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
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
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
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峯
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



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
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
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
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
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
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
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
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
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
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
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
晴晝白雲坐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
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
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
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
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
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湖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
上山益深樹益老澗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

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
匿側出層累相承數仞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
谷橫注其中亦皆噴瀟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
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
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
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
橫石如齧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
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誦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
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
有姿態皆可爲亭以嘗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
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
雷計應猶有佳處而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
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
澗中諸懸水爲最長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
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
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右瀑窮源北入雲
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
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窻可坐可卧
以息遊者外植叢篁而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
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

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
巖磨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
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
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嶺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
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
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
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
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
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
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
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
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
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
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
山其上小平田疇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
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
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
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
玩珠壁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
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

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疢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瀉水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翠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隴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巔巔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埤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

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
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
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
官樓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
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
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
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
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
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
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
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
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
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
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
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
誠有所未暇始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
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
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
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
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

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又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聞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卜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

予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
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
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
室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
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
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
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
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
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
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
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
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
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
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
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勿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
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
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
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

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善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
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
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
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
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
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
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屢壁出入觀省
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
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
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
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
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官遊
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
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
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既
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
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
其德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

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喜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菑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

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躡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喜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子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

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瀾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晏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博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

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蕭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石經今上神筆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隸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喜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盡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

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文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旣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且後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所
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
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
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
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
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
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
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
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庶不得而辭
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旣以勵熊
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于
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
新安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
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
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
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
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歎曰是室之陋非予之
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拙齋而以書走

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諫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竟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頓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

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熙丙申冬十月
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
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
也夫夫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旣消之氣以
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
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
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
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

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
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
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
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
有以日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
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
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
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
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
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

未孰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其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

真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

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

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又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蔽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閔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官發詔諸生厲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拭適以斯時

一漸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瓌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痺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撫褊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

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

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為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灑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此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

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講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為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

美頌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
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
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
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
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
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而
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
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
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
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
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
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
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
積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
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
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
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
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存

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
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某
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
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
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旣得聖賢之書
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
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
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
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
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
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
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侯淳熙己亥二月己
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
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
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
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

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
傳曰三賢而率邑之孝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
與拜而求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而
其之已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
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
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
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
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懇切不少變
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
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
以爲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
也今知縣事會稽縣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
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
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
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
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既成奠之
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
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媿阿容悅
以愧乎四賢者而召令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
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

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某某其興某某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又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記遊南康廬山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孺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待行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明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王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熙寧六年六月七

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

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

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
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
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
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
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
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
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
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
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
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絮
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
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
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
朱熹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濂溪先生之祠
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
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

國及其平生遊官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灑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為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喜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喜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為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

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
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
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
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
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
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
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
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
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
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
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
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黃之言者豈將以是
輔其說而又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
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
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
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
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
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

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脩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囑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

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勝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也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曾也悅若親見其人而真問其

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維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

求其地於城之東北得郡人盛宗廢圃廣若干袤

若干蠲其租若干檄司戶參軍姓名星子縣尉姓

名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陞四出東為燎壇南為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暨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為不稱乃徙宣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楩校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貢而弦誦較譽

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
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
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
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
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業焉門觀顯巖宮廬宏
敞神位清密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
所以棲宿炊鬻拊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
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貳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
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頷嘆言曰今之所
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
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
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
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
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
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
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
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
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
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

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衮衮不窮蓋常有意答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記

卧龍菴記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說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今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夔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黨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

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旣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榜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婁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竒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竒恠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

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
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楚
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
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
西原菴故址于卧龍瀑布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
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
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
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
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
以祠諸葛丞相蓋少識其意君獨嘆曰此奇事也
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
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
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
月之晦予旣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
旣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予
曰諾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安朱熹記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
燾王沅周頤林用中陳祖求許子春王翰余隅陳
三直張彥先黃幹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

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山緒啓佑子教
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成歎慕低回弗忍去
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註質其義以曉眾咸曰
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
霽月亭祁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遊密菴記

淳熙辛丑秋七月癸未朱仲晦父劉彥集父平
父黃德遠方伯休陳彥忠來遊密菴仲晦父之子
塾在彥集之子瑾平父子姪學雅學文學古學博
學裘侍向夕冒大雨涉重澗登晝寒亭觀瀑布壯
甚明日仲晦父復與彥集平父步自野鶴亭下尋
澗底得水石佳處三四規築亭以臨之而陳力就
深父繼至見之欣然許相其役遂復登晝寒會雨
小霽日光璀璨尤覺雄麗歸飲清湍以崇山峻嶺
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分韻賦詩明日復
循澗䟽理泉石飲罷而還道人宗慧宗歸有約
不至

徽州歙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二先
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

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
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
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
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官
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
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
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
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
合乎前聖受授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
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
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
非其遊官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
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
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
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
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
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
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
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
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

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
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
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則於家
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
刑以肅之也是乃所
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
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
之闕哉顧獨未之察耳
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
日見先生之貌象而
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
其指以反諸身而力
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
辭如此以爲記以爲
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
乎三先生之心不墜
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
夫之意亦可以無
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大
成殿之其序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
生東西鄉以侑焉
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
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
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及也秋
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
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
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
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
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
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
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
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
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
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
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

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
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
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
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
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
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
室則旣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頌
有謂焉吾子其有以振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
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
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守之以

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
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
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
之力焉則其德成行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
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
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
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
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
復書而是役之面勢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

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
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
以領護隴中四郡填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
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
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爲何等事是
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
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
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

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
正田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
而紬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
陳說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
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暮
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
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
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
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
以爲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
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
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言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
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
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
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
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
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
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九年
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

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

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旣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

身六之二卷二十一

五八五

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旣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

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闐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苦學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敦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公毗陵尤公表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上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惇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某始有聞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

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其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在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爲文室東庖西園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潔

煩鬱胗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措積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爲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旣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婁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會

之廢而迂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十頃
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
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
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
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
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
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
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
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
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為至出義錢
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
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為之其
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
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
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
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
辭而為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
而自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
相為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
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

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千有奇兩州之人
尤歌舞之今以祕閣修撰知婺州事其救飢之政
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
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清江時某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人之
葬東萊先生旣幸哀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
堂之奉旣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
於子何如予不及識時君獨觀伯共父之銘稱其
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嘗以書爲予

再卷三十一

一四

言之伯共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君之爲人
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慈教之菴而君之
鄉大夫潘公德鄰聞之以爲然則爲之大書以揭
焉鐫等旣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菴而有以發乎
先人之志子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
於久遠懼泯沒而不章也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
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於後
世子之賜不愈大乎予不得辭則又書本末如此
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旣多且材歲時相與來歸
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

遠者六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子言之而後傳於遠哉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

年二十九

一

卷十

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旣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

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
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
其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
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
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
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
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
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
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
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孰讀精思
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
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亡多廢廢少浮華
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
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
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表請業
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
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
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
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
廖君嘗以其學講于喜者因不復辨而輒爲論

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
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

世宗皇帝

十一

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墳壇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

只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培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脩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臧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

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旣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祀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

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
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旣葺其官廬之廢壞而一
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
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
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
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
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
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
慮旣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
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不知其所
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
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
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
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
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
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
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
弟子至不復限以負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
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
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

不足則亦豈可不謂歟

辨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

無常產而為士者尤

心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

者齒上之人乃欲聚

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

飯而學於我是以其

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

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

禮絕父子之親淫誣

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

之於禽獸之域固也

九生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

者也顧乃肆然蔓

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

以安且飽而莫之

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

而悉歸之學使五

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

外而益進其業也

但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

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

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

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

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

當謹其出內於溥書之外而無龠合之私焉則庶

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

財皆辦其課又上旬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

行於朝云十一午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二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
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
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
毛公臬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
來告曰願有記也喜考其狀旣知五君子之學行
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
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
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
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
然其所立已不恒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
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
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絀以死有
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纘罵
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鄉捐軀虜營以紓君父
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
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
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
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
此可謂盛矣昔人之所仰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
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

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
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
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
備而符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喜又
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
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
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言不同
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
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
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
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不可不
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孝
之書而有感於絮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
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
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
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
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
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

之下觀於社倉發歛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
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
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
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餽
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
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
大饑子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
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子因竊歎以爲向使
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卒日之患既而尚書下
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
慕從者而未幾子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
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
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子歲捐金帛
不勝計也夫而猶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

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

可歛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
予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言

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

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一

之子子惟有生之類莫非

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譬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

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子旣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發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

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沒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隤多隕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菑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君長灘旣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

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批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司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廩廩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歛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勳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警

誓而訖不能以相誣也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子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某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侯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為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竟遠或若干里。貧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為

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
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歛之政而以歲貸收
息之令從事旣爲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
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
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
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
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
令西南竟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
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旣歲得飽食而又無
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
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歛之
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
嘗不歎古之聖人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
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
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
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
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
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
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

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
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
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
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
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
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
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
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
已決虜圍旣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
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
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
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
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
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
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
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
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
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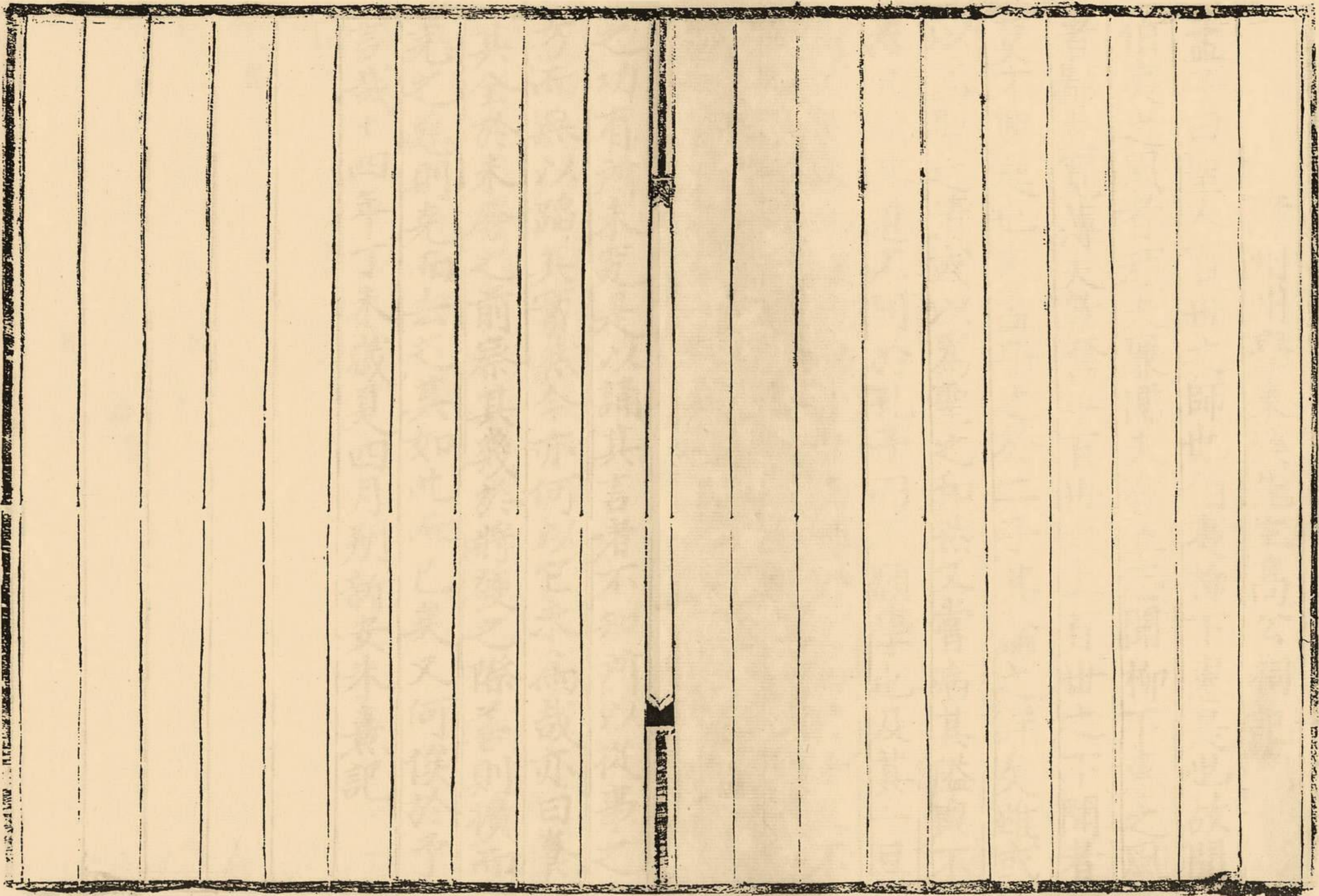
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等可譽海內有志之士
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方
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有公之像立
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如
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
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本於
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
舉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且淪胥陷溺而
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亦當
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
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
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
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
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
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
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
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
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

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
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
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二年部
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
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
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
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
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
卷而俾郡縣擇遣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
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
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
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
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
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君子居
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
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
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
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如
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
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

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
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
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
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發
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
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
又以風曉在位使之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
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
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
張子敬夫所以記夫獄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
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
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它求爲哉亦曰養
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
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
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上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歸而遂投檄曰歸檜聞大怒奪官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於

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如也
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
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
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卅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
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
者之清而使百卅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
操則其有功於卅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
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
後三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
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
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
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
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
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
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爲刻之
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
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
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